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焉知鱼之乐

阿占

洗海藻的场景总是很欢乐。犹记得沙滩滚烫，人声喧嚣，到处都是黑黢黢湿漉漉紧绷绷的样子。出租泳圈的、卖老酸奶和老玉米的、卖泳装的，统统黑成了一个模样。1980年代没有防晒概念，夏天总要晒黑的，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。

至今我都不能确定到底跟谁学会的狗刨。不过，我也可以略带娇情地说：大海就是最好的老师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几乎每个暑假的每一个中午，我都要跟着几个大孩子，穿过梧桐树的密匝绿荫，一路往东，经过鲁迅公园，经过黄海研究所，经过水族馆，直达第一海水浴场。在简陋的更衣室里换上泡泡纱泳装，到人群里捣几个小乱，便啸叫着扑腾着入海了。

起初只敢在浅水区跳浪——远远地看见一排浪峰越来越近，须憋足了气，拿捏好时间，用自己跳起的最高点盖过浪头，以保证不会呛水。浪头太大，易被打倒，随着离岸流抽走，即刻卷出去数米，大孩子迅猛地扎进浪里把我捞回来，再看这个时候的我，已经吓得呛得喘得哇哇大哭。

其实最早学会的，是被浪头打倒之后如何站起来，这真的属于综合应激训练，包括技巧和胆力等若干。我已经忘记了第一次从浪里成功钻出的惊喜，反正从此胆子就大起来，狗刨随前后提上日程。

学会了狗刨，先是平行于海岸而动，几次之后就了不起了，就开始逞能了，随大孩子征服拦鲨网去了。大孩子总是心中有数，他们推着游泳圈一起往深水里去，随时为我们几个小屁孩提供安全保障。其实游泳圈基本派不上用场，小屁孩个个勇敢神武，但有了这玩意儿，大孩子才能从容起来，要知道他们不过刚上初中而已，能大到哪里去呢。多年后我明白，他们当时所谓的笃定大部分是装出来的。

高中以后，潮满之时我已独自畅游拦鲨网。海水盈盈，白色浮漂如珠链逶迤，人潮声越来越远，而天空越来越辽阔。我坐在拦鲨网上唱歌，做白日梦，猜想远方的样子，暗恋某个男生——初识孤独之美，也初次领略了自由的意义。

游泳就这么陪伴着我，每年五月下海，十一月上岸，从春末游到冬初，横跨四季，数十载不变。海洋气候的特征是冬海不凉，最刺激的在每年春末第一次下海的时候，哗！瞬间，被冰凉透穿的感觉，就是无数小精灵痛快蚀骨的感觉，是麻木被打醒的感觉，是暴躁被熄灭的感觉，是灵魂出窍的感觉，是身体成仙的感觉……这一切，多么值得尖叫！

艺术家朋友在离岛的滩涂上设计建造了一栋石头房子，海草做的房顶，海贝装饰的窗棂，房门前马灯飘摇，房后躺着一只白色的帆布。平时雇了老渔民看守，每个夏季他都会去住上三两个月，日夜枕涛而眠，月光如水的晚上，他和他的房子像一樽出自荷马史诗的银器。有时候，他会邀请一众友人前往分享，喝冰的干白，陶泥大钵里是刚刚捞上来的鱼，海水清炖，浓稠的鲜甜的白汤飘着油花。吃饱了喝足了，大海也刚好变成了月光宝盒，这个时候，唯有脱去衣服，也脱去虚壳，扑身入海。

泳在海中，亦如睡在梦中，泳姿可以和睡姿一样惬意，任我变换着角度——有时随波荡漾，重温曾经拥有过的母腹生活，这是一种只有当事人最心知肚明的逆生长。有时仰望浮月，梳理一下临时托付于自然的思绪，想想大海的无极指向和潮汐潮落终归去的寡情。有时索性长吸一口气，气沉丹田，尽量下沉再下沉些，像大鱼潜伏于海底。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我用20秒的时间伪装成鱼，鳍尾是推出的螺旋桨，用鳃呼吸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按捺不住的鱼钻出水面，将一把脸上的水珠，大口喘息着，肺活量的吞吐如气贯长虹。

有时，我也会想起一本书的开头，一幅画的构图，一块区域的色调，还会想通一些生命的纠结，得到一个哲学的答案……游泳，总是灵光闪现的过程。滑稽的是，一上岸，那些灵光闪闪的句点也随之风干了，好比离奇的失踪案。



阿占，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，入选“2019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”、“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”《小说月报2020年精品集》等排行榜与年选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

信笔扬尘

行书经典里的清明

方卫东



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祭祀节日，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，因此以清明为话题的诗词很多读来都是令人伤感的。但是也有写得很快快的，甚至是很热闹的。

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杨杨柳属流莺。

这是南宋诗人吴惟信的《苏堤清明即事》，写西湖郊外踏青青春的情景，梨花似雪，杨柳依依，笙笛悠扬，歌声嘹亮，你能想象那该是多么心旷神怡！

但是踏青原本不是清明节的内容，而是沿袭了古代上巳节的传统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所写的流觞修禊之事就是一个典型。
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
古时以三月第一个巳日为“上巳”。这一天人们群聚于水滨嬉戏洗濯，被除不祥，这就是《兰亭序》所说的修禊事了。《论语》所谓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句子说的也是上巳节的传统。《周礼》记载，仲春之月，男女私会不会遭到禁止，而在平时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事比繁衍后代的更大，青年男女借机野合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魏晋以后，上巳节固定在每年农历三月三，水边饮宴之风增强，后代沿袭，逐渐形成郊外游春的节日。永和九年上巳节，王羲之与

谢安、孙绰等四十一人，举行禊礼，曲水流觞，饮酒赋诗。王羲之乘着酒兴，用鼠须笔在蚕纸上写下了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的序文。这就是被后世尊崇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。

“清明”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，就连祭祖的习俗也不是清明时自身固有的。清明变成祭祀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。这起源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的“割股充饥”。现在很多地方清明前一天反而不做清明，不烧纸钱，这种约定俗成与寒食节有关。寒食节是晋文公放火烧死介子推母子的日子。介子推是晋国的名臣义士，是晋文公重耳的大恩人，但介子推不愿意接受封赏，携老母隐居绵山。晋文公亲自到绵山请他，介子推还是躲着不出来，晋文公手下就放火烧山逼他露面，他仍然不出来，最后抱着老母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。这一日

是令晋文公痛心疾首的日子，他下令严禁烟火，只准吃冷食，并把寒食节两日之后定为清明节。清初汤若望历法改革之后，寒食节才定在清明节前一改。

还有一个著名的帖子：宋代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帖》。这是继东晋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唐代颜真卿《祭侄稿》之后的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

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。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。暗中偷负去，夜半真有力。何殊病少年，病起头已白。

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未止。小屋如渔舟，濛濛水云里。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。那知是寒食，但见乌衔纸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。

人间小景

插 棋

张津友

听老人们说，东北土改时普遍盛行插棋的种地方式。穷苦农民从地主手里分到了土地，使耕者有其田，但春耕时家家缺少畜力、农具，一家一户根本无力耕种。于是，有牛马或农具的三户农民自愿结成一组，拴一副犁杖，一挂车，几家人在一起和和气气地联合耕种、犁地、收割。人们将这种耕作方式称为“插棋”。著名作家周立波在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中也使用了“插棋”这个词，将元茂屯的土改斗争写得生动精彩。

1983年新一轮土地发包后，农民们种田积极性高涨。但牛马、农具严重不足，于是自发插棋，组建的联合体成为农村一道最绚丽的风景。插棋有的是家族内部组合，也有亲属之间组合，但更多的则是勤劳本分、性格相投的农户组合。那年我家分了26亩土地，父亲花了350元买了一头十几岁的黄色胶牛，又投资200元买了一台小型胶轮车。父亲像疼爱孩子一样精心伺候这头牛，原本瘦弱的牝牛养得膘

肥体壮，毛色发亮。春分到了，父亲和西院邻居张二大爷、我的叔伯二舅组成了一个互助联合体，张二大爷养的是一头产崽的母牛，家里又有一副犁杖，叔伯二舅养的也是一头牝牛，他们三人清明前就忙活开了，买回了大小两个犁铧，以及拴犁杖用的牛套。

清明刚过，土壤化冻仅有半尺多深，三人便将三头牛和犁杖弄到地里，因牝牛力气大，脾气犷，易顶架，分别拉犁杖左右两侧，俗称“鞭杆子”，母牛力气小，又能阻隔牝牛顶架，正好拉中间的套。试犁开始了，三头牛步调不一致，一会儿左侧的牛向前拉，另两头却在“磨洋工”，一会儿右侧的牛不正常走，而向相反的方向拉去，可能是犁杖碰到了冻土，叔伯二舅家的栗色牝牛向前拉了几步竟趴在地上不动了，这下气坏了性子倔强的叔伯二舅，他拿起树条子一顿猛抽，痛得牛立刻站起来向前冲，竟将犁杖拉偏了。还是张二大爷有经验，他将三头牛用绳连在一起，一人扶犁，两人左右牵着牛试探着向前

走，几番折腾，三头牛终于可以拧成一股绳了。邻近的地块，由三匹马插棋的一组也在试犁，两匹四儿马一到跟前就相互撕咬，直尥蹶子，根本套不上，气得三人拉住马的缰绳用皮鞭子一顿猛抽。无奈之下他们先将骡马套在中间，再将两个儿马眼睛蒙上，费了很多气力扣上了夹板，然后一点点引导着向前走。由此人们总结出插棋时的一个经验：牝牛、儿马必须与母牛、骡马搭配。

牛马合套了，土地化冻一尺多深，春耕生产起垄整地正式开始了。只见田野里到处都是，一组组人忙忙碌碌的景象，几家子围绕着一副犁杖，赶犁的，扶犁的，忙着施肥的，大家心情特别高兴，欢愉的笑声在田野里久久回荡。春耕整地一般要犁两遍，第一遍用小犁铧破开旧垄拿掉茬子，第二遍要用大型犁深耕，形成新垄，俗称“掏墒”。牛整地进度要比马慢一些，但牛的力气大，步伐稳健，整出的地既柔软，又匀称，每天可整出七、八亩来，为赶进度，起点早，贪个黑，

一天也可整出十亩左右，三个家庭的七、八十亩地十天左右可以整完，随后几家再联合突击抢种，立夏前后就可全部播完种，正好抢在了农时的“腰窝”上。

春耕结束一个月左右，开始了紧张的夏播，因有了春耕的合作基础，一般牛马不用再驯就很自然地合套了。人们躲开中午毒辣的太阳，早晨四点钟就上地，九点多钟收工休息，下午三四点钟再出工，一直到晚间八点多钟才结束一天的劳作。犁地结束意味着插棋就解散了，待明年再次重组。插棋不仅给自己耕种带来方便，而且还能为无畜户代耕。父亲他们三人曾代耕过两户人家，这样也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些费用。

插棋在当时耕种水平低下的年代里发挥了重大作用，家家户户都喜滋滋地忙着春耕秋收，获得了好收成，“万元户”如雨春笋般涌现出来。插棋也拉近了农民之间的关系，几家子多年在一起劳动，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纯真友谊，虽不是一家人，也胜似一家人了。

草木春秋

梨花白

老 铁

形成了一个花团，一个花团就有一个花团的姿势。有的仰着头，似乎张开双臂拥抱着春天；有的低着头，像个纯洁害羞的小姑娘；还有的半开半合，像谁翘着的兰花指。春风拂过，花枝招展，真有“占断天下白，压尽人间花”的气势。这如雪的花海，竟让我产生出幻觉，我不知从哪通往幽径的深处，也不知如何面对它的娇艳，只是轻轻抚摸了一下梨树。

这时，也有一群人走进了梨园。我见一位少女走到一株雪梨树前，仔细地瞧着花，用鼻子凑近嗅

了嗅。她微微笑了，脸上立即露出了两个迷人酒窝。我心中猛然一动，记起读中学时班上的一位女生，她笑起来脸上就露出了两个大酒窝，一双黝黑的眼睛特别明亮。我那时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。身处白色的花海，面对大片晃眼的白，我忍不住望了望园里的少女，又看了看雪梨花，感觉梨花白得如天上的月亮，地上的月光。这好像是一种神圣的光。这神圣的光里，让我觉得任何声音，哪怕是温言细语，都会让人扫兴。

春风吹来，梨园里就有了一股温暖的气息。这气息夹杂着细

柔，若有若无的草木香，这就是梨花的香。这梨花的香招来了蜂蝶，蜜蜂绕着花儿轻盈，小心翼翼地采蜜；蝴蝶轻舞，如蜻蜓点水叮一下花蕊。我来一个深呼吸，便感觉有一些醉意的，似睡非睡的朦胧，舒坦得让人无法言喻。雪梨花香味淡淡，朴素纯真，没有一点的骄矜造作。沐浴着雪白的梨花，就像是洗了一次清香的梨花浴，让我心中只有“纯洁”二字。这时，我还想起我家老屋边上那株苍老的梨树，现在也该是银花满树了。这棵梨树说是我爷爷栽的，小时候我和堂兄堂弟就在梨树下看书写字、玩耍，一起看梨树开花结果，摘梨吃梨。后来我家和小叔家搬走了，梨树自然只是二伯一家所有了。但每年到了梨树结果的时候，二婶都送来一筐梨子让我们吃，让少年的我倍觉纯洁的亲情就像梨花一样洁白和温馨。

小说世情

棋王小马

程多宝

深秋的田野，一大早还飘着懒散的雾，前几天还黄澄澄的稻子，一夜之间收了，裸露的根根茬茬之间还有些零星的绿，那是早些时候点下的花草。

一阵风过，棋王小马不由缩了缩脖颈。今儿是个好日子，昨夜大姑托人捎来了话，说要带他去相亲。为此，他愣是一夜没合眼。听说那女子是被家人与媒人联手从西北那边哄到这里来的，是个才毕业的高中生，据说还会下一手象棋，得过学校里的冠军。棋王小马一听，连忙从箱子底下翻出本棋谱，凑在油灯下细细地看，心想：这事有门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自己研究棋谱这么些年，村上人人后都喊他棋王小马，上天总算给了他一个公平。

棋王小马已三十挂零，之所以到现在还打着光棍，一是因为家境贫穷，父母生下他兄弟姐妹七八个，前面的一个个成家了，后劲实在跟不上。还有一个是他棋瘾太大，只要遇到摆下的棋盘，路也走不动了。

那个会下棋的女子，被山那边的媒人带过来了，一行人赶去见了一面。那女子年岁还小，身子骨没怎么长全，可一对眼睛亮得如同两枚棋子，虽说刚刚哭过，也是梨花带雨。旁边的媒人一再小声地嘀咕着：虽说咱这山清水秀，毕竟人家也是从几千里的大西北过来的，以后要是在这安家，想见爹娘一面都比登天还难。

两边人马虽说见上面了，可女孩一直在哭，事情不好往下谈，主要原因还是价钱上有出入。棋王小马原来准备了千把块钱，没曾想看中这个女子的人家蛮多的，媒人立马就涨了价，这样一来棋王小马就差了好几百元，一时还真难凑齐。乡下男女定亲可是件大事，至于彩礼，只要女方开了口，男方是不便还价的。

偏偏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个女子眼瞅着回家无望，哭过几回也就死心了，只是前面见的几个本地男子，都是多年娶不到媳妇的老光棍，实在看中，这次看见棋王小马的模样还说过得去，又听说了他这个名字的来历，心里就有几分软了，于是破天荒说了几句话，随后免不了说到了棋上，而且考了棋盘一局，限他三天内破局。“要是破了这盘棋，价钱不能少，但可以少买半身衣服。”媒人最后定了调子，那女子也没有反对。

分手时，棋王小马还一字一顿地告诉那女子：“别恨棋王棋王的，其实我叫马明亮，心里亮堂着呢！”“我叫袁月，我俩的名字里都带一个月字。”高中女生自被家人骗上火车之后，还是头一次与陌生男子开口说话。

三天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棋王小马的父母借好钱后，又四处求人教儿子破这盘残局，一时恨不得张贴告示请十里八乡下棋的过来帮忙，连附近几所学校的体育老师也赶来了助阵。到了第三天拂晓，棋王小马终于长叹了口气，整个人差点儿虚脱了：原来这个残局，居然是自己跳上一步窝心马，算是地道的一场苦肉计。

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往山那边去，同时带了一副象棋和这几十步棋谱。棋王小马一身新衣，精神焕发。可到了约定地点，却哪有女高中生的影子？有知情的村人告诉他们：那个西北女娃子，早被媒人带走了。那么一个水灵女孩子，别人家哪在乎这点礼金？你们一千八还啃啃啃啃的，他们那边过来的人，直接开价三千……

可是，我们说好了的，跟那个小袁说好了的，等我们三天，说是破了这一盘残局就……棋王小马一急之下，气也喘不上来了。

知情人差点笑岔了气：你这呆子，真是下棋把人下傻了。庄户人家过日子，谁家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？哪还有心思下什么一盘残局……

